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升菴全集

(五)

楊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升菴全集

(五)

楊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升菴全集五十二卷

論文

論文或尙繁。或尙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尙難。或尙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瞻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輿。莊周禦寇是也。而郇模劉焯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假。

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邈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復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曰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嫻於辭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瀦。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闊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駛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鄒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廬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輿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卻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郇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湮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古詩文宜改定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踣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訓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意本謂日爲甲乙之屬辰爲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爲吉日寅卯爲良辰雖朱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

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古人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尙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鼎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豔。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蜴蜥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

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桷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爲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爲道經。荀子不

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汧曰武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

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

並左氏傳

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

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騰胎蝦。寒鱉炙熊蹯。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鱉。蓋魚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鵠蒸麕。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吾君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賁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賁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變憐蚊。蚊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變蚊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聘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標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珎之。以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李昭
圯

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

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諸家地理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荊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定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巖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辨華

張平子西京賦。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陷其若削。辨華。辨駁華麗也。辨古斑字。又音葩。或寫作斑。梁元帝纂文云。辨。華文麗也。

昭藐流眇

西京賦。昭藐流眇。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今按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作顙。眉目之間也。字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眇。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昭顙字異音同義。

防露之曲

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

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底清彈于幕下影耀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所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桂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人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間親新聞舊則周之用人尙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之不同也石碯之言未失也嗚呼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畎畝版築魚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蔣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膾炙當代久矣。楊公名椿。省元。眉山人。

李巽巖撰趙待制開墓銘

蜀叢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社魚栢蠶。驟通秦塞。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函取蜀。篋肘囊探。蘇旣野蔓。葛仍谷覃。山玉靡在。淵珠莫涵。昔萬億稊。今儲石儋。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告病如譚。兵端孰弭。寇鋒誰戡。蟻聚蠱屯。猶虓虎闕。公起圖之。寧忍一慙。權茗酒鹽。兼用此三。織楮寓幣。重輕相參。吏姦游賊。交鬪並讒。止藩蠅營。射沙蜮含。苟可救時。荼苦薺甘。退省其私。不羸一簪。公曰。我法要祇能暫。彼兵與民。互爲矢函。長此安窮。亂是用餒。解而更張。五盍手攬。天不慙遺。斷鞅脫轡。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逞願釋憾。公葬久矣。幽宮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鑑。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後此千載。勿毀勿撼。

辭尙簡要

書曰。辭尙簡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楊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尙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

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尙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謂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哉？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爲世道長太息矣。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舉子蹊逕之外。考官邵公暉批云：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當時以爲名言，後觀龍川集，乃知爲陳同甫作論法也。先輩讀書博且精，不似後生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家乘。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大舜隱惡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訕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姜菲貝錦。簧鼓陷穽。何所不至。其不流於小人之歸也幾希。

平復燕雲表

王將明作賀平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人悅則取之。鄭達夫亦用上句。而下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切。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吳潛宅揆麻制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戒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咨。而莫紓。在庭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遣。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弘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尙明治國平天下之經。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訓詞。

二廬

韓文公誌廬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廬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

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慕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死矣。當表出之。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象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爌。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